

陈毅诗词选注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

陈毅詩詞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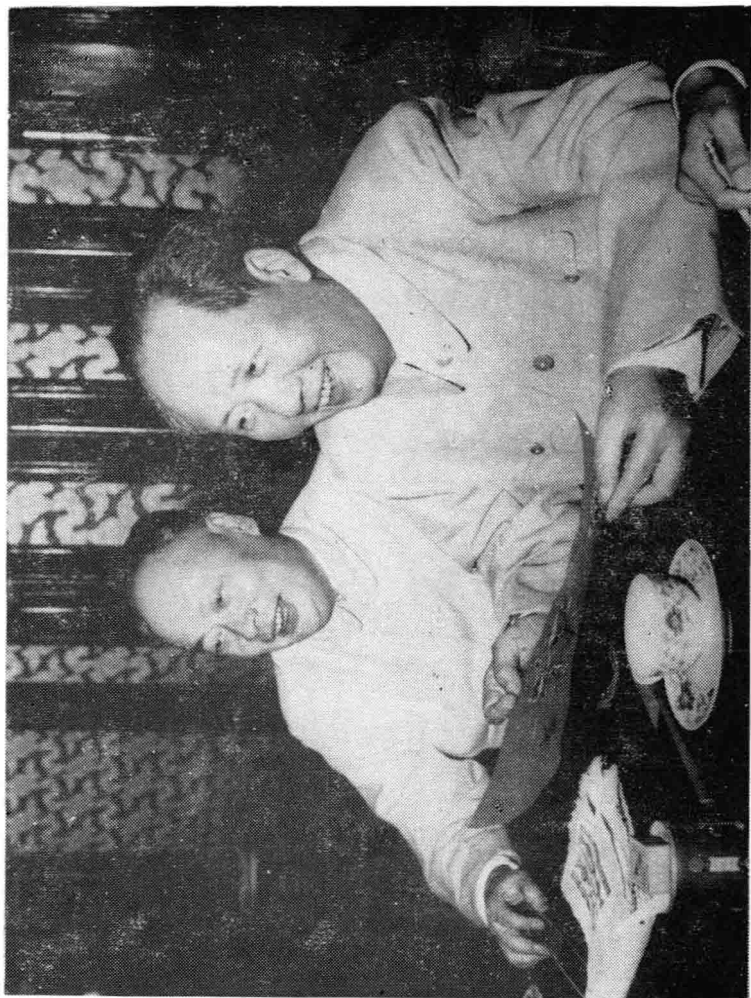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七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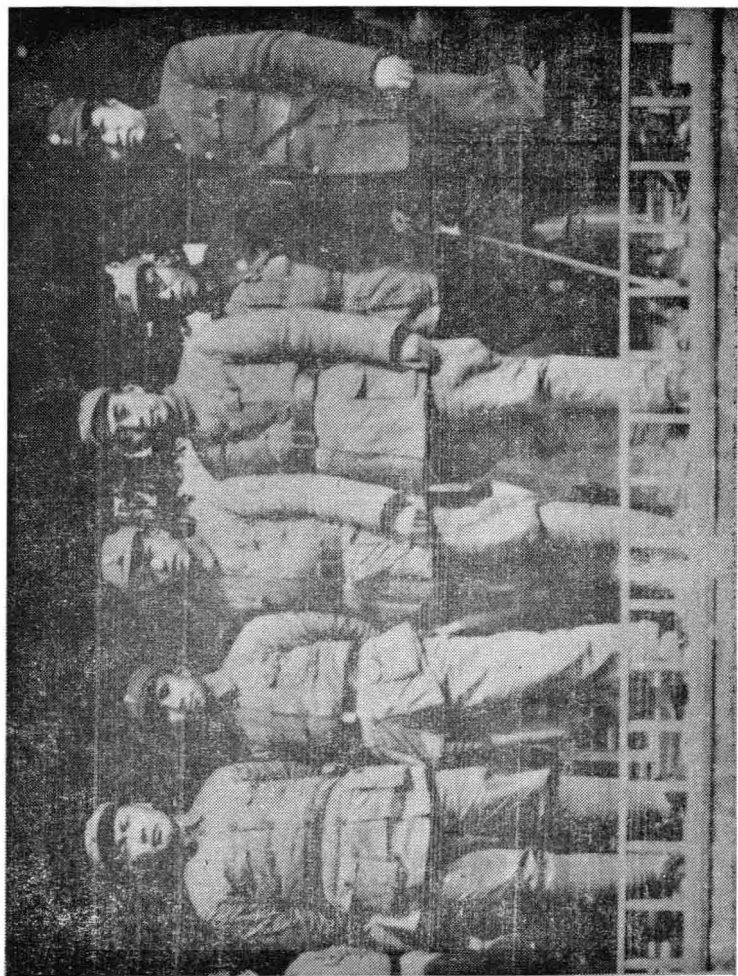
大雪壓青松青
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
待到雪化時
陳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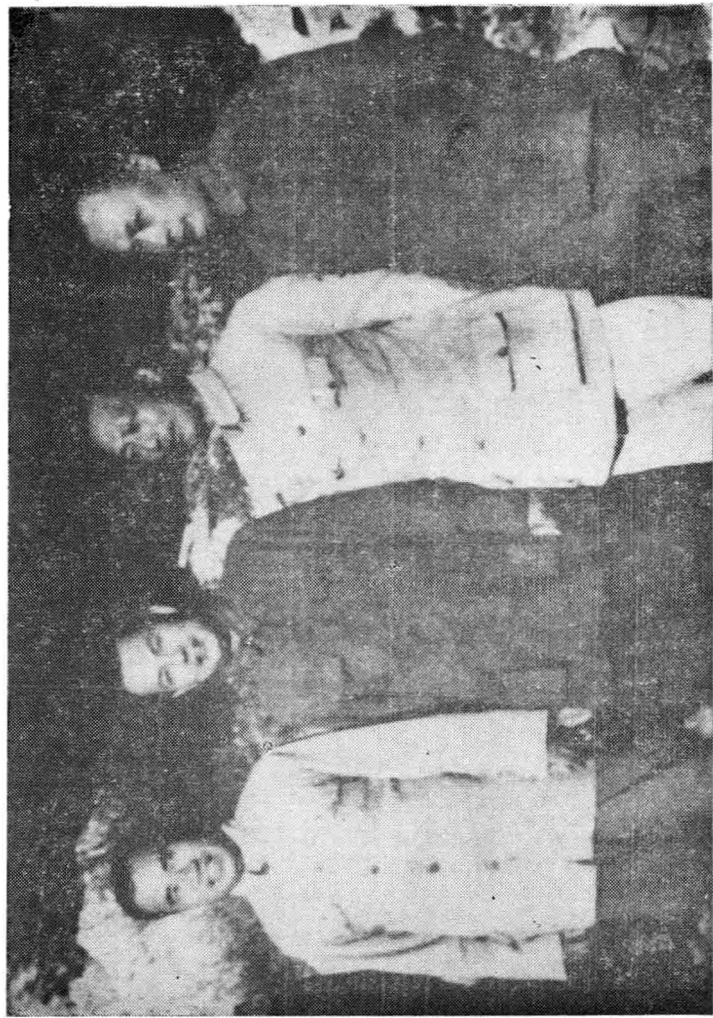
陳毅同志手迹：《冬夜雜詠》之一。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陈毅同志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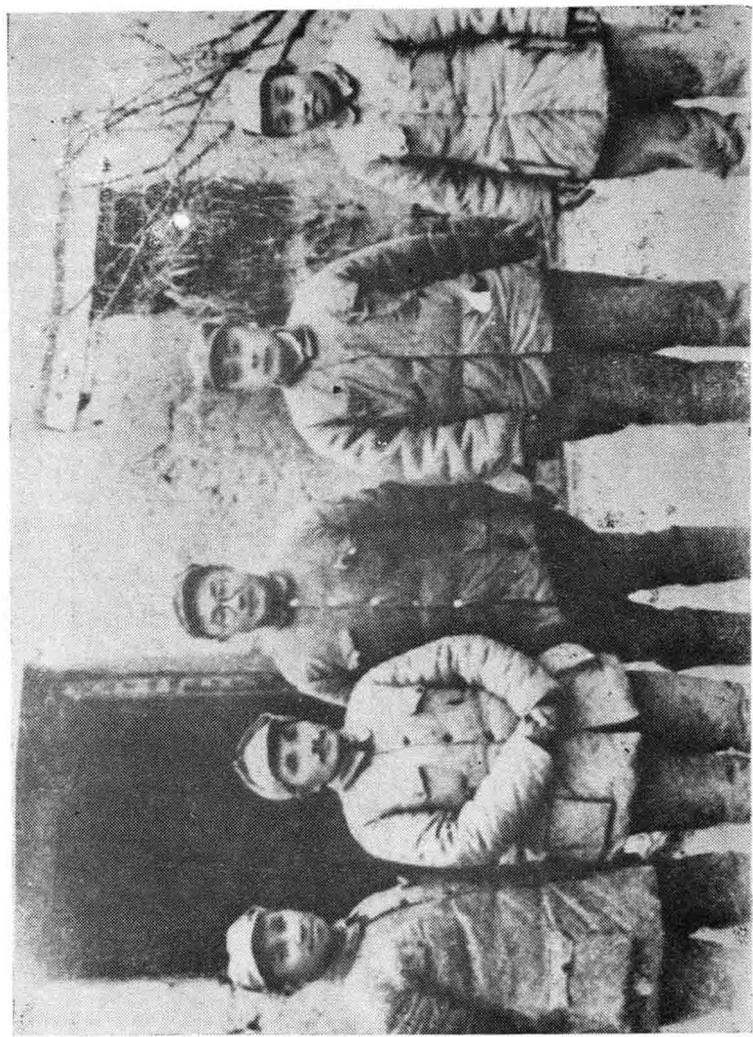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同志到新四军传达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陈毅、叶挺、粟裕等同志在皖南云岭。





一九四五年“七大”前后，陈毅同志和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在延安。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期间，陈毅同志和邓小平、刘伯承、粟裕、谭震林等同志在一起。



陈毅同志与张茜同志合影（一九七一年五月）。

陳毅題
命強中強。
爭好兒郎華
親父母，我是門
不忘他是重生
靠人民支援永

陈毅同志手迹：《赣南游击词》之一。

《陈毅诗词选集》

序 言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同志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个沉重的打击在我精神上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事情还不止于此，仅仅过了七十天，新的打击又无情地向我袭来。我自己也被确诊为肺癌开了刀。在我脑子里不能不时时产生对陈毅同志一年前病中情景的联想。

年近七十的陈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经受了肠癌切除手术，术后，又一度出现过心肌梗死的严重病情。可是靠着结实的体格和爽朗乐观的性情为根底，他竟然很快地从这一重创中恢复过来。虽然在六月份，X光片已经拍出了他肺部的癌转移灶，而他自己却依旧精神振作。在连续进行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的过程中，他多次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在老同志座谈会上作了揭露林彪反党罪行的长篇发言，会后又认真仔细地修改自己的发言稿，一直保持着平日那种奋不顾身、十分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并未稍减的生命活力。这使得许多人对他战胜疾病充满着乐观的看法。尤其是我，完全被一片彩虹的虚象迷惑住了。

及至十一月初，他开始呕吐，我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癌症爆发的征兆。我甚至打算抓紧时间在他亲自指点下来着手

整理他的诗稿。谁知此后病情急剧恶化，不几天功夫，他已完全不能进食了。在十分危殆的情况下，又给他做了一次胃肠吻合的手术，以期解决进食的问题，不幸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陈毅同志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第二次手术带来的剧烈痛苦和日益加重的癌症的折磨，直至临终，他与疾病搏斗表现的那种泰然自若的情景是十分感人的。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出席了为陈毅同志举行的追悼会，这对死者是最大的光荣，对生者是最大的慰勉。消息公布之后，我收到了许多吊唁函电，其中有的来自熟悉陈毅同志生平的老战友、老同事，而更多的则是来自未曾直接接触过陈毅同志的工农兵群众和青年，表示了他们对老一辈革命者的敬重和怀念的心情。不少人寄来了他们写的挽词和悼诗，并且热情地敦促我将陈毅同志的诗词整理出版。

在我连遭不幸的时刻，正是这一切给我以巨大的鼓励和支持，使我振奋精神，不被哀痛的感情所淹没，不被疾病的威胁所压倒。我下定决心，象陈毅同志病中表现的那样，一息尚存，努力不懈！经过手术之后，于接受放疗和化疗的同时，就开始整理陈毅同志的诗词。

以往在战争环境中，他的作品散失的不少。现存的诗章约三百五十余篇，基本上包括他早年、红军年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的作品。早年作品，搜集到的仅有寥寥数篇，约略反映了他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加政治斗争及其后在北京中法大学从事学生运动与文艺写作的情况，这次没有收入选集。本集编选自红军年代以下的作品，计一百五十篇。

凑巧我从陈毅同志的文篋中检得他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

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同志的一封信，是当时由我誊写留存下来的一份抄件。陈毅同志在这封信中简述了他四十一岁前的经历，实际是他前半生的一份小传。时隔三十一年，我拿出这封信和他的诗稿相对照，觉得在同一时期内他的诗和传恰可互为印证。因此我想把此信附载于诗集之后，俾便读者对照阅览。

一九四三年冬，陈毅同志由淮南地区西行赴延安，随着新经历的开始，他的诗词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时起，迄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最后一篇诗作止，他共写了三百余篇诗词，占全部诗稿的大半。这些诗词同样可作为他后半生传略的印证。

陈毅同志早年的诗作，已经具有反抗旧社会的思想倾向和斗争要求，然而，只是当他参加党，特别是参加红军的战斗行列、投身于武装斗争之后，他个人的经历才更紧密地联结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历程。他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同时代人在毛主席指引下进行变革社会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经过的历史道路。我以为这是陈毅同志诗词的主要意义所在。

陈毅同志灵活地运用白话诗和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诗、格律诗、长短句等形式来抒情写意，歌颂革命事业，在诗词领域中，以他的创作实践，探出了一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途径。我以为这是陈毅同志诗词在艺术上的特色。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陈毅同志诗词的极其粗浅的看法。我之所见，可能因偏于感情而有过誉之嫌，也可能限于学识而有浅陋之讥。这些均有待于识者的教正。

按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斗争阅历和知识能力，担当编选陈毅同志诗词的工作确是力不从心。我深恐由于选择不当，违反作者的心意，损害诗作的精神，以致长怀负疚之感，切望读者谅解。

我身患重病，承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有关组织的照顾以及医护人员的尽心调治，到现在自觉尚能支持。去冬今夏，我得以在广东流溪河畔的从化温泉和北戴河海滨疗养。尽管病情反复，我总算争取了时间把陈毅同志诗词的编选工作大致完成，差可告慰于关心我的许多同志。

我在整理、编辑诗稿的过程中，得到赵朴初同志认真诚恳的指导和帮助，我谨向他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曾经在陈毅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张镜源、杜易、石国宝等同志，先后做了搜集和抄录的工作，为陈毅同志保存下如许数目的诗稿，在此也应向他们表示谢意。

张 茜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十八日于北京

读《陈毅诗词选注》后的一点感想

臧克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欢迎，大家都想手捧一册，以便朝夕吟诵。广大革命群众，敬爱陈毅同志的人，喜欢陈毅同志的诗词。

在我刚刚拜读完这本《选集》的时候，又接到辽宁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编选的《陈毅诗词选注》。它一到手，我首先急于对照了那个集子的选目。选目，大同而小异。有了注释，对读者更好地了解陈毅同志的诗词，大有帮助。这个《选注》本，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大同”，但不嫌其重复，反觉其便利。应该对参加选注的同志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选集》和《选注》的“小异”，是后者在选目上多出了十六篇作品。特别使我高兴的是，《剑三今何在？》一诗的选入。当我的眼光在选目中飞驰的时候，意在急于知道这一首诗的有无。当我看到“剑三今何在”这五个字时，我的心里很激动，同时又充满了深沉的怀念。

这篇诗写得感情真挚，亲切动人。陈毅同志和他痛悼的剑三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文艺方面的好同志。这一点，社会上一般人知道的极少。剑三是王统照先生的“字”，他是我的同乡、亲戚，是前辈中和我交谊最深的一个。剑三先生，

为人诚笃、谦逊，思想进步。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他与茅盾、叶圣陶先生等十二人发起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一年成立），不久，剑三先生便介绍陈毅同志参加了这个文艺团体，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时，他们二人都在北京，时常过往，交情颇深。五七年剑三先生逝世之后，他的家人曾将剑三先生遗物三件赠给我作为永久纪念，记得其中之一就是用彩笺楷体字写的《赠陈毅同志》诗四首。那时我在《诗刊》工作，就把这彩笺题诗送给了陈毅同志，那是在他写悼诗《剑三今何在？》以后的事了。

六二年，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陈毅同志的诗词》一文，不久就接到了陈毅同志热情的来信，对我这篇小文，表示感谢，记得其中有一句是：甚惬我意。我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知道陈毅同志是革命的前辈，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他参加文艺活动和他参加革命工作差不多是同时的。上马杀敌，下马写诗，将军原来是诗人啊……”

陈毅同志很早就参加文艺活动，修养深，功力到，又有丰富的战斗生活经历，所以能够写出如此动人的作品来。我谈到了他早期参加文艺活动，我想，他是高兴的。

我与陈毅同志解放后在北京认识，他常向我们谈诗，指教我们。他为人热情、爽直，没有半点架子，令人尊敬，更令人热爱。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受到林彪的打击，后来又遭到“四人帮”的摧残、迫害，抑郁致死！今天重读他悼念剑三先生的诗，想到这些年来他个人的遭受，现在群众又在悼念他，心里非常非常沉重！

陈毅同志，像一团革命烈火。他的诗，也是。他的人格，他的诗句，照亮我们的心胸，鼓舞我们的精神，点燃我们革命斗争的火。

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了祸国殃民、摧残中央革命老同志的“四人帮”，形势大好，社会主义祖国，光明远大，前程无限。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的诗词才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读他的诗，想见其为人。陈毅同志的功绩，永垂不朽。陈毅同志的诗词，长吟在口。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